

DRIFTING IN THE UK

飘移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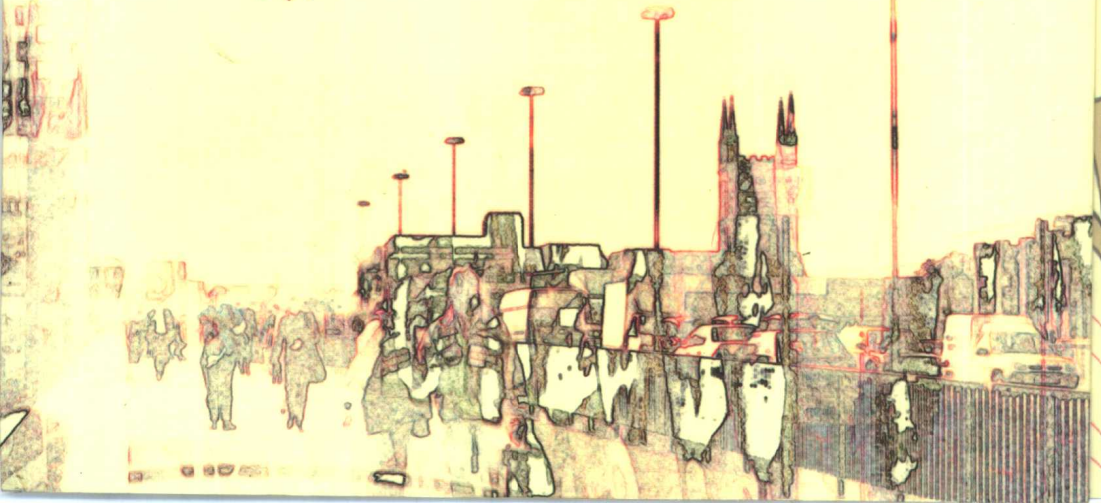
全景展现

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
纪实文学

留英中国学生学者的
生存状态

简由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飘

移

简由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DRIFTING IN
THE UK

第一部

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

纪实文学

全景展现

留英中国学生学者的

生存状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移/简由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115-760-5

I. 飘… II. 简…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947 号

书 名: 飘移

DRIFTING IN THE UK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15-760-5/I·138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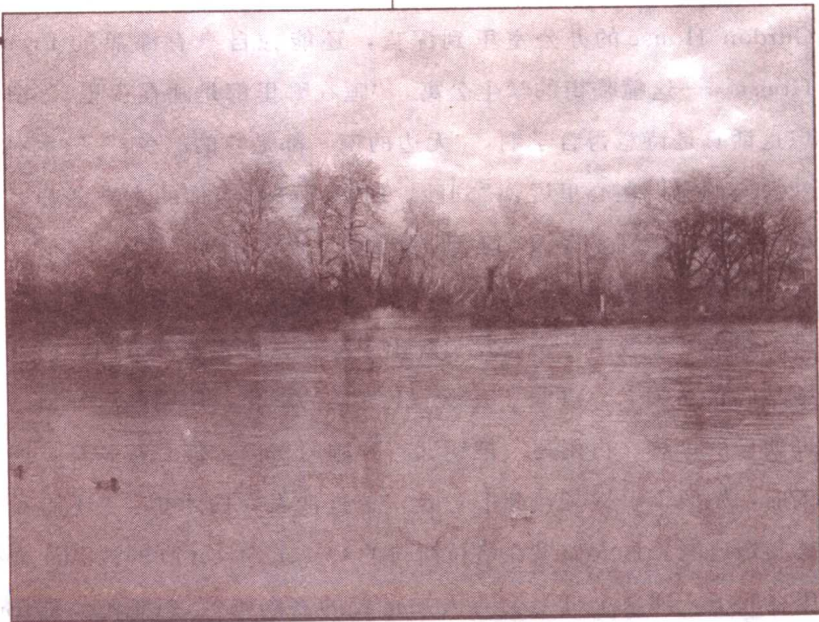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她的思维在自然与社会、心理
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人与上
帝之间飘移。

DRIFTING
IN THE UK

泰晤士河 (River Thames)



白禾回到布鲁内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 Franks House 时, 已是晚上 9 点多钟, 泰晤士河 (River Thames) 畔的天色渐暗。白禾站在楼下的草坪上, 抬眼望着二楼刘沙的房, 没有灯光, 窗帘像幕布般拉开, 白禾能够感觉到, 这间房已是人去屋空, 刘沙走得无声无息……白禾的泪在一瞬间默默地流出, 缓缓地跌落在夏日枯黄的草地上……

整幢 House 都是黑的, 白禾去格拉斯哥时, 还有星点亮光, 学校 6 月中就放假了, 所有学生的住房合同期满, 只有少数国际学生被允许搬进这幢 House, 8 月中下旬, 做完论文的国际学生也都渐渐地不见了踪影, 人人都走得悄儿没声的, 这让白禾有一种错觉, 昨天还见的人怎么一眨眼就全没了音信, 那种不真实的存在, 好像是生命中的某种幻觉。

白禾的胆子是有点儿大, 她不仅能晚上独自一人耗在校园 Gordon House 的办公室里到深夜, 还能独自享有漆黑的 Franks House——这幢临街的学生公寓, “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白禾想这话真是诗意得哲学啊, “无边的夜, 都是梦的故乡。”白禾对着刘沙黑的窗, 在心里说: “刘沙, 回中国好好当你的大学老师, 无论你在英国学到了多少, 学到了什么!”

白禾走到楼门前, 感应灯 “啪” 地亮了, 她习惯地抬手在密码键上敲入五个数字, 密码盘上跳出了绿灯, 白禾推开大门, 门就在她身后自动关上, 白禾一级级走上三楼的 Flat, 用钥匙启开锁, 穿过狭长的走廊, 再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她的房门, 伸手按亮灯, 房间依旧, 她放下手提袋, 卸下背囊, 坐进沙发, 白禾想: “还能回来真是奇迹啊! 这人如果在格拉斯哥的 Queen Street 真的被 Bus 全都压在底下, 那这个世上会有人知道我的去向吗?” 想想吧, 那 Bus



像一只巨大而有力的手在白禾的右肩猛地推了一掌，是上帝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白禾些什么呢？白禾反复感应着这个暗示，但始终没有答案。

在格拉斯哥的 Queen Street，也怪白禾自己不小心，去的地方多了，哪有出事的概念？何况，白禾只是做想做的事，从没把生命看得多重，生生死死，都是自然。但格拉斯哥的车祸还是有点儿奇怪，明明白禾在过一条小马路时，是向右看了，没车呀，怎么刚一迈步，就觉得有股力狠狠地似巨浪般地向前推动着她，白禾只觉得脚下无根，身子被掀向左转，人失控地向前扑去，大 Bus 像一只巨物与白禾擦肩而过……白禾跌倒在地动作是连贯的，当她在一片“My God!”的惊呼中站起时，她想，骨折是肯定的了，膝盖骨处露出白白的一块，整条腿都不能动，她被搀扶着坐到街边的一张椅子上，这张椅是拐角商店的人搬来的，有一对夫妇给白禾递上一瓶水，白禾的意志是空前的，她居然还能理智地对这对夫妇说她的背囊里有水，并很快取出，拧开瓶盖，但瓶盖掉了在地上……白禾感觉全身的血流不畅，人虚得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很弱，但她还是惊奇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一辆救护车已停在了面前。白禾被人扶着站起来，她自然地与那对夫妇中的女人拥抱，白禾依恋地把头靠在那女人的肩上，说：“Thank you very much!”女人说着“Take care!”白禾的泪就在这时滴在了女人的发间。

白禾被两个医生扶上了救护车，一个医生检查着白禾的伤，白禾这时才看到，她的左臂肘也像右膝一样露着白白的一块，只是小一点，而且这时已被浸出的血慢慢染红，左小腿上有一大片青淤，想是在扑倒时右膝重创所致，还有一些小伤。医生让白禾曲伸四肢关节，白禾发现她做得很自如，医生和白禾同时说：“没有

骨折!”这个信息让白禾踏实，无论伤得多重，她还能动，白禾也就是在这时想到了：“如果今天真的死了，会有人找我吗？”另一个医生拿着纱布和胶条给白禾包扎伤口，白禾在医生开始收拾用品时，向医生要下了几块纱布和一卷胶条，她撕下透明胶条，把磨破的衣裤粘好。医生们建议用救护车送白禾到医院做全面检查，但白禾轻松地说她没事，看来一切都很好，其实是白禾想着晚上还约了一个访谈（Interview），为她的课题。

谢过医生，白禾用左腿跳下救护车，她一瘸一拐地走在街上，她第一要做的事是挪进 Marks & Spencer 店，买一条裤子，白禾的意识一直是清楚的，她选中了一条宽松的休闲裤，虽然只是 8 号，裤腿太短，还好，是夏天，全当凉爽。她用卡付了钱，拐出商店，转进 TESCO 超市，买了一瓶法国红酒，再往前走，找到一家肯德基（KFC）店，要了一份套餐和热鸡翅（Hot Wings），吃下这份儿餐，白禾感到有些恢复了元气，她出 KFC 店，过马路，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Glasgow Central Station）附近叫了辆出租车，让出租车把她运到了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对面的 B&B（Bed & Breakfast）。

回到 B&B 房间，白禾才感到全身的气力像是被抽空了，她躺到床上，费力地拧开法国红酒瓶盖，感谢上帝！这是那种可以拧开而不是木塞的酒瓶，白禾喝下一大口红酒，让酒在她的体内流动，带动血液的运转。白禾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喝掉了半瓶红酒，她有点儿发晕，身体开始轻轻地飘，她从床头桌上拿起手表，看时间在 4 点，太好了，离约定的 8 点还有四个小时，就是说，她可以迷迷糊糊地睡上一阵儿，白禾的意识一放松，她马上感到人一下子飘出了窗外……



白禾被一串手机铃声震醒，她的意识在极短的时间内回复，她振作声音，与对方确认了地点，答应着说她能在8点赶到。白禾的毅力和自制力有时是惊人的，她的“头儿”曾说白禾能在关键时刻把生命用到极限。这晚，白禾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与约好的博士生一直聊了两个多钟头，从白禾的精神上看，那博士生根本不可能料到白禾在到这儿之前，意外地发生过车祸。

坐在 Flat 房间的沙发里，白禾还在寻找这桩意外事件的暗示，白禾坚信一定有某种指向，但为什么她不能确定地得到呢？白禾正做着“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课题，她的思维在自然与社会、心理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人与上帝之间飘移，不只是在这漆黑的夜晚，也在阳光下的公园，热闹的地铁，在陌生与熟人之间。白禾有时觉得，她的思索有用吗？她常常会感到自己在有聊与无聊之间徘徊。

DRIFTING
IN THE UK

盛宴已散，大家都会回到真实的留学生活，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飘
移



大本钟 (Big Ben) 和议会大厦 (House of Parliament)

蒋箫苾出现在白禾的视野，是在伊丽莎白号豪华游轮（The M. V. Elizabethan）上。那是3月的第一个周日，白禾走出Tower Hill地铁站口，看到满视野都是中国人，白禾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好像大家都来加入一场盛大的宴会。

那天白禾没有任何预感，她的思维一直处于麻木状态，看着女生黑色的薄裙在冷风中飘逸，男生竖起的黑发被胶成一支一支的如箭指向天空，穿西装的男人，着盛装的女人……从地铁站口到码头的一路上，长长的一列人好像是赶着进入一个化妆舞会，这在白禾看来有点滑稽，其实白禾的牛仔裤在这种场合才是最不协调的，白禾明白这一点，只是她无法适应时装，整个身子放在时装里，她不知道手脚和思维该如何运动，那种抱歉了的感觉，是白禾在这场合常有的。

走进豪华游轮舱口，白禾看到了更多她熟悉的人，白禾在签到表格上找到自己的名字，看着前前后后中文英文的名姓，白禾觉得文字文化在这种场合挺有点儿它的意思，白禾签上了英文和中文名，表示她希望认识不同文字的人都能知道她是谁。白禾一路跟朋友们打着招呼，白禾在这种现实的场景中，总是能应对自如，好像上帝派她来这个世上，就是让她与人打交道似的，但只有白禾自己知道，她的心灵与现实是如何背离的，甚至白禾都能感觉到自己在热闹的场所中与人打得火热时，她的灵魂是怎样游离出去，在空中飘移，而且审视着自己和大家。

白禾是在船舱二层被她的朋友薛昱唤着为蒋箫苾拍照的。那时，白禾正与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博士女生说得来劲儿，白禾把周围的熟人一个个地介绍给这个陌生的女生，白禾在这种时候的认真与真诚有时让她事后想想都觉得自己有点儿病。

薛罡就站在白禾的左边，当他对白禾说“这是蒋箫芃，他已经毕业了”时，白禾看到毕业了的蒋箫芃比没毕业的薛罡还年轻，“不管它了，这个地方，年龄、学位，还有很多，全都是错位的，所有不正常的都成了正常。”

薛罡说：“给我和箫芃照张像吧。”

“没问题。”白禾干这类事总是有求必应，她手里的数码相机虽说只是 SONY DSC-P7，但她的摄影技术还不错，特别是抓拍。

白禾让薛罡和蒋箫芃站好，边跟他们说话边按动相机快门，白禾是不喜欢这种一二三摆拍的，她总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这么死板地留影，其实人最精彩的表情是在他不在意的自然流露中，在人最不知时的抓拍是白禾最乐意做的，白禾愿意欣赏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以及表象的动作、语言、思想的美丽。

薛罡与蒋箫芃在互留 E-mail 址，白禾就势让蒋箫芃也写了一个给她，白禾常规式地对蒋箫芃说：“我会传图给你的。”接下来的印象好像是，蒋箫芃那天是嘉宾，白禾也莫名其妙地当了嘉宾，只不过白禾一直站着并且到处跑，而蒋箫芃是坐在嘉宾座上。

那天确实有盛宴，在底舱的餐桌上，这令人有种不真实的奢华感，白禾有一种置身贵族豪宴的感觉，服饰、行为、场面、言谈……白禾希望自己只是平民，她想要一种心灵的自由，白禾在底舱有点儿窒息感，她独自走上甲板透气。但站在甲板上，白禾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贵族感，这艘泰晤士河上最豪华最名气的伊丽莎白号游轮，在黄昏的泰晤士河中漂流，沿岸收揽着伦敦最著名的大本钟（Big Ben）、议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塔桥（Tower Bridge）……这些恢宏的建筑在余晖下闪烁着流光异彩，英国的象征被浓缩在这条灵性的河上，在这里，是不会有平民的。



那天散时，白禾一个人往地铁站走，冷风拂过脸面，这让白禾觉得够舒服也够清醒，盛宴已散，大家都会回到真实的留学生活，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也不管你是想虚荣，想奢华，还是想平民。

白禾是在第二天把薛罡和蒋箫苒的照片传走的，这张片正如白禾预料的，片上的两个人都笑得怪诞，完全没有本人的神采，白禾是不想在自己的电脑中留存这样的图，她想顺手删除这份文件。白禾在网上时常有种习惯，做完一件事后，总要点回信箱看一下邮件，这也是白禾有时会极及时地回复信件的原因。白禾在删除这份图文件前，也照例点了一下“新浪”邮箱，看到有蒋箫苒的回复件，打开看，是蒋箫苒说他没收到“附件”的图，白禾想，一定是自己忘了做“附件”，这是常有的事，重要的“附件”总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忽略，传过去的只是一段无关的话。

白禾这次看清“附件”，点了出去。看来蒋箫苒也在网上，转眼又回来了，说还是没见图，并附上信箱中的错误原因说明。白禾看过说明，知道了原因，是蒋箫苒的公司信箱与“新浪”不兼容，公司对公司，有某种保密性，这在网络对信息的巨大宽容度下，令人感到无限中蕴藏着有限的那种无奈。白禾换了“雅虎”信箱把图发出去，白禾知道“雅虎”的门户网站性质与“新浪”相同，所以她告诉蒋箫苒如果还收不到，她再换另外的方式。白禾在网上较劲儿时，常搞得像个“黑客”，虽然她也知道，跟网络较量，好像人被吸入黑洞一样，哪有你逃脱的份儿。

蒋箫苒回了信，图总算收到了，信的末尾说让白禾有空儿来伦敦中央区（Central London）时，一块儿到 Pub 喝酒。白禾住在伦敦西区（West London），到 Central London 乘 Bus 再倒地铁，最快也要一个半钟头，白禾回信时只是客气地说，如果有可能，她

想感受一下英国的 Pub 文化。

这次见面对蒋箫芑的印象，在白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符号，白禾不过是常理式地把蒋箫芑的信箱址和电话输进了 Word 文件中的通讯录，对于蒋箫芑博士后面的“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完全没有任何感觉，Senior，这词的涵盖面广得令人不好把握，只是白禾有预测，由于蒋箫芑的科技公司背景，自己的课题可能会把他作为访谈的对象。而蒋箫芑在很久以后对白禾思维上的影响，是白禾也或许是蒋箫芑当时都没有想到的。



飘
移

这种朋友是在交往中能及时
伸出援手的那种，在白禾的
理念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友情。

伦敦地铁 (Underground)



DRIFTING
IN THE UK

杨翊见到白禾的第一反应，是在第一时间露出了灿烂的并且是有些会心的笑，然后把与他隔着两三个人远的毛旸叫过来，对白禾说：“你们是一个学校的，而且在一个校区。”“会这么巧吗？”白禾的学校有一个特别的校名，是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英国最著名的工程师的名字——Brunel（Isambard Kingdom Brunel），她的校区（Campus）不是主校区，但是伦敦最富的区——Richmond。

白禾看着毛旸，她那种欣赏美丽的心情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女孩儿呢？”毛旸那天穿了一套淡米黄色的衣裤装，上衣的领口和袖口是流线形的弧度，这套时装穿在毛旸身上，把毛旸那略显高挑的身材衬得修长，毛旸的脸色白皙微微带着淡淡的粉，她的眼和嘴角在浅浅地笑时稍稍翘起，“这般文静的窈窕淑女该不是舞蹈系的吧？”白禾校区的舞蹈系在全英是一流的，可白禾对毛旸的判断就在这时出现了偏差，毛旸说她是教育系的，在读 PGCE（Postgraduate Continuing Education）。是毛旸的美丽迷惑了白禾的判别力。白禾的朋友常在白禾痴迷地赞叹美丽时怀疑白禾有某种同性恋倾向，但白禾知道，她只是在意唯美，仅此而已。

毛旸温柔地让白禾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轻声细气地对白禾说她在英国已经五年了，从 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GCE A Level，简称 A-Level）到本科（Undergraduate）到研究生（Master）。“人不可貌相”这句中国古语就在毛旸说话时跳到了白禾的大脑，白禾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如水般的中国女孩儿毛旸，怎么会在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IC）读出了计算机本科？再有了，杨翊的运气怎么就



这么好，偏偏赶上让他在那时遇到了毛旻？

杨翊是白禾的朋友，这种朋友是在交往中能及时伸出援手的那种，在白禾的理念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友情，白禾喜欢这种轻松的、真诚的，甚至带有点儿哥们儿意气式的关系，不累人。“白禾只有一根筋儿！”这是对白禾了解至深的朋友对白禾的界定，白禾其实是应付不来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别看她在各种人随意什么场合中都能自由发挥。

这天的聚会白禾还结识了薛罡和辛斐，白禾没有想到的是，那么浅的当场只留下了联系址的相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和薛罡还有辛斐会成为交往很深的朋友。

大家是在牛津街（Oxford Street）口分手的。出门时，天在下着蒙蒙细雨，11月伦敦的雨时下时停，一把伞永远要备在包里。几个人撑着手中的伞，踏着街边映着各色灯光的薄薄的一层水路沿着 Portland Place 向前走，快到牛津街口时，有人提议去 Pub 喝酒，当场响应者众，只有白禾离群索居般地说要回学校，理由是天黑路远。其实以白禾的胆量，她既不怕天黑也不怕路远，只是那天她就没什么兴致。

白禾执意要在 Oxford Circus 站乘地铁，站口就在左手边，薛罡一手撑着伞，另一只手在白禾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从挎在肩上的包里掏出了张地铁图（Tube map），他对白禾说：“知道怎么换车吗？”薛罡的声音平厚温暖，他那天穿一件深蓝色羊绒大衣，围了条格子围巾，他的声音飘到白禾的耳儿，白禾看着他，就有一种信赖感。薛罡的这个雨夜中手拿地铁图的动作，是白禾在伦敦所能记住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动作，包括当时的街景、话语和气氛，这个印象深得令白禾常常忘记时间的流逝……

在薛罡与白禾停顿下来说话时，辛斐跟着一伙儿人已在路口绿灯亮时过了马路，白禾看着他们，与薛罡挥手告了别，拾级钻入地铁道。白禾是有地铁图的，而且常备在背囊里，像那把伞一样。白禾在这些小细节中，总是有备而应变，她不愿求人人为她做事，没理由的，尤其是这些小小不然的事，白禾的朋友有时就恨恨地说白禾根本不考虑男人的感受，从不留意给男人表现的机会，搞得大家像是没性别似的。

雨夜过后的转天，白禾就收到了薛罡的 E-mail，薛罡在信中说白禾的课题很有难度，但他和大家都是热心人，他愿意与白禾配合作访谈，让白禾有时间来他的实验室。白禾的眼睛看着这件英文信，大脑中就把文字转换成了图像，她能想像薛罡为什么会这么说：“难度，热心，配合。”每个词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含意，白禾断定那伙儿人在那晚的 Pub 里是议论过她的课题，而且多是持不屑或认为肯定做不成的论断，薛罡的善良恰恰就在于他因知情而肯出面相援。

白禾一向不怕来硬的，她在强硬面前有时成心斗智斗勇，而且越战越勇，但她最受不了热心、热情这种软的温的表达，她的神经，甚至每一个细胞，都会在这种状态下被无端地感动。看着薛罡的信，白禾心底的感念就已溢出眼眶……

将近一年以后，辛斐在一个周日与白禾闲聊时证实了那天白禾的断定，白禾当时把握之准确，令白禾再次确信她自身本能的感悟力，白禾人对人对事的感觉常常准到百分之九十五的程度，这使她在做出结论时有足够的信心，她无须别人告诉她什么是对错，她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她客观公正。白禾常常在朋友们争论事件或人物时，不由分说地武断：“相信我的没错，如果没有这点儿本

